



星座学术文丛

再叩永恒之门

星座学术文丛编委会 编

96.3.4 L.6.4

上海三联书店



星座学术文丛

再叩永恒之门

星座学术文丛编委会 编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封面设计 宋珍妮

再叩永恒之门

星座文丛学术编委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90,000
印数: 1 - 3000

ISBN 7-5426-0791-X/F · 207

定价: 13.50 元

星座文丛总序

一位西方学者在一本名为《幸存者：对死囚营生活的剖析》的书中曾这样描述现代文明的状况：“人与上帝的亲缘关系已不复存在，我们曾经拥有的创造性的瞬间也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作为这一瞬间的惩罚性代价，一个与从前的世界相比显得极为卑下、异常狭小、并且自以为是的世界开始出现了。人类的文明要么走向毁灭，并且是让我们与它一同毁灭；要么在其现有的功能模式上改弦易辙。”的确，当文明无力从事真正的创造时，它就会把表现为放肆地亵渎和否定，表现为以自以为是的奇技淫巧来进行的无休止的标新立异当作“创造”，把因价值失落而导致的空前的混乱和疯狂当作空前的繁荣和喜庆。文明就这样进入到它的“节日”即它的末日。在这样的“节日”里，不需要专注于创造的大师，只需要专注于掌声的明星，不需要经典，只需要畅销书。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津津有味、如火如荼地玩着一个力图使他们自己忘却死亡而实际上其本身就是提前死亡的乏味之极的游戏。任何具有价值良知的人都会因此而产生深切的忧患。这不是那种基于某一具体文化形态上的忧患，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立场上的忧患，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在于某一个种族、某一种文化的消失，而是在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被围困在因洪水猛涨而不断缩小的沙洲，而且上帝并没有再一次为我们准备一只使我们免遭毁灭的方舟，我们也并没有看到“有圣灵运行于水上”。——谁来为我们说一声“要有光！”？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和艺术大师们反复表达着这种忧患，并且相信这忧患正是现代人得以再生的起点。而这也是我们星座

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的全体学者和艺术家已经达成的共识。在上海三联书店的大力帮助下,表达我们这一共识的“星座学术文丛”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本文库以终极的精神关怀为取向,涉及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对东西方的文化经典予以重新解读,对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进行严肃的评价,并企图在此基础上,为促成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生存论相遇和中国传统之为中国“传统”的历史论相遇,促成中国文化真正地与世界对话,并最终走向人类的精神共同体而尽微末之工。

北京星座文化艺术研究中心

学术编委会

1994年4月

目 录

总 序

精神文化论坛

- 丁方与精神艺术 高全喜(1)
亚细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 朱大可(70)
“道”与“圣言”的神学与文化社会学评注 刘小枫(93)
轻省的重负 博 凡(100)
-

艺术家札记

- 神迹与计算 王 鲁(125)
艺术与牺牲 毛旭辉(143)
感领之魂 丁 方(159)
从现代巴别塔到游吟的空间诗 朱 涛(184)
-

现代文艺评论

- 现代艺术中的“当下关注”与“回归古典” 起 痾(190)
白色写作与红色写作 周伦佑(219)
错误的类比与借代：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市场 贺 奕(244)
从《彼岸》追问“彼岸” 丁予赫(259)

再叩永恒之门·····	杜培华(271)
纪实摄影——现世人生的备忘录·····	高伟川(279)

人文学典选译

“和解的时代”里的人·····	M·舍勒(285)
死论(节选)·····	E·云格尔(317)
基督教的个人主义·····	尼布尔(348)
神学美学·····	G·L·豪克(355)
俄罗斯及其圣像画·····	E·特鲁列茨科伊(361)

编后记

KNOCKING AT THE DOOR OF THE IMMORTAL AGAIN

CONTENTS

PREFACE

ACADEMIC ARTICLES

- Ding Fang and Spiritual Art *Gao Quanxi* 1
Asian Suffering and its Mode of Being Dispelled
..... *Zhu Dake* 70
Theological and cultural sociological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Tao" and "Word" *Liu Xiaofeng* 93
The Light and Easy Burden *Wu Bofan* 100
-

ARTISTS' NOTES

- Miracle and computing *Wang Lu* 125
Art and Sacrifice *Mao Xuhui* 143
A Grateful and comprehending Soul *Ding Fang* 159
From Modern Tower of Babel to Bardic Space-poetry
..... *Zhu Tao* 184
-

REVIEWS TO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and "Return-
ing to Classics" in Modern Art *Qi Ke* 190
"White Writing" and "Red Writing" ... *Zhou Lunyou* 219

A Ridiculous Analogy	<i>He Yi</i>	244
Enquiring into the Other Shore From "The Other Shore"	<i>Ding Yuhe</i>	259
Knocking at the Door of "The Immortal" Again		
.....	<i>Du Peihua</i>	271
On-the-Spot Photograph: A Memoir of The Real Life		
.....	<i>Gao Weichuan</i>	279

TRANSLATIONS

Man in The Age of Compromise	<i>M. Scheler</i>	285
On Death	<i>E. Jünger</i>	317
Christian Individualism	<i>Nibuehr</i>	348
Theological Aesthetics	<i>G. Hauker</i>	355
Russian Portraits of Apostle	<i>E. Terulechkoï</i>	361

EDITOR'S POSTSCRIPT

丁方与精神艺术

高全喜

第一章 精神艺术的品格

一、何谓精神

若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角度来理解丁方的艺术，是与其本来的面目相去甚远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一个深远广阔的精神艺术的背景出发，才能全面把握这类精神艺术的品格形态与内在意义。如果没有这种最本源和最终的楔入，任何理解这一类精神性艺术的尝试都难免肤浅和表面。

艺术就其根本性的意义上来说，它直接就是精神，因此，精神性是理解艺术的核心。何谓精神性艺术？艺术作为一种精神艺术或艺术精神是如何可能的？首先，世界和宇宙存在的生存论与价值论基础，不在这个本然的自然界中，不在这冥顽不灵的宇宙本身，而在贯穿于自然、宇宙中的精神情境和灵魂的增长力量。换句话说讲，在人类基本的生活以及现实存在的万物中，竟有一种充满生气的灵魂性的东西存在着，它尤如一股使生灵颤栗的气息，贯注、凝聚、迷漫在我们周遭，它与那种单纯的理性、知识、本然欲望以及普遍贯穿在世界中的坚硬的必然性形成张力关系。精神作为从这一

切之中凝炼出来的灵魂性的东西——由普遍的理性情愫和感性血液交浑成一体的，由光、色、声、形所呈现出来的上下对流的力量，对于宇宙天地中的普遍生灵来讲，就是一种基本信赖，即对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信赖。

这一普遍信赖有着两个维度的展现。其一是对生灵们所赖以归依的终极根源力量的信赖，即生灵对它所诞生的母体渊源、大地王座的信赖，同时它也是一种对未启天空无限寻求的终极信赖。于是，大地与天庭——飘泊着的生灵所普遍依靠着的存在本身，便构成了具有绝对意义的第一个维度。其二是存在着的生灵对自身存在的责任性、道德性、价值性、意义性及整体生存性的信赖，这既是对自身生命力量展现的认可，也是对生命责任的承担。它贯穿在主观的情感性活动和对象化了的物质的外在行动之中，它来源于生灵因对大地天空的终极信赖而产生的对生灵之为生灵（自身的责任、义务）的信赖。以上所展现的两个维度的统一体便构成了精神。这个精神既不归属于某一个体之人，也不归属于所谓绝对化了的“宇宙理性”，而是归属于上述两种基本信赖所根植其中的天、地、人、神的立体化人生世界——一个面向大地与天空，面向过去与未来而展开的现世世界之中。因此，这样的精神，作为对绝对本质的信赖，作为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信仰，它显然不是单纯的盲信，不是单纯的冲动，不是单纯的知识和观念，不是单纯的激情和意志，而是根植于这一切情愫之中又最终超越其上的那个永恒的精神，它既向着绝对的终极敞开，又承纳于人的自信之中；它既是对一个他者的彻底的依赖和寄托，又是对人自身信念的认证和展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才可以说宇宙是有精神性的，人类是有精神性的，一个民族是有精神性的，一个时代是有精神性的；乃至就个体生灵来说，他的存在与生长，他毕生的艰辛、劳作、磨难、追寻所获得的认可、抚慰与怜悯，都应该是具有精神性的。唯有这种精神性方才成为我们理解整个人生乃至整个宇宙的出发点，同时也成为

我们理解丁方艺术所归属的那一类艺术的出发点。

二、精神艺术

上述的精神在人类普遍的历史成长和灵魂期望中,伴随着无时不有的遗失与抛弃,但也正由于这些遗失与抛弃方便它同样无时无刻不被人们希望着和追求着。因为信赖本身源于生灵又高于生灵,这样一种由天、地、人、神贯注起来的普遍精神,有着各种各样的展呈形态,其中一种最基本的形态就是艺术——精神本身就是艺术。因为,艺术从它的终极使命和最高境界来说,就是精神自身,精神是无所不在的,艺术也是无所不在的。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产生过各种各样的艺术。从一开始,就有人把艺术理解成美的形象——直到现在反过来又将其理解为丑的形象,或把艺术视为人世艰难生活的某种补偿,视为游乐、玩嬉、审美的情趣,自由自在的生命享受,纯粹的线条色彩,形式结构,甚至是白日梦的臆想或原始欲的发泄等等。特别在现时代,把艺术无形地定义为非商品化的商品,以满足于大众的一般性消费心理……,如此诸多种艺术当然可称之为艺术,但决非我们所说的精神艺术。

对于一个存在着的生灵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只能是由艺术精神展现出来的艺术。这样一种艺术若从历史上寻求的话,一定是人类精神创造的典范形态。它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曾达到过几个辉煌的项点。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为精神艺术,是因为它本身并不具有所谓独立的自律品格,而是归属于天、地、人、神完整合一的普遍精神。也可以说,它直接就是精神本身的肉身化,是天、地、人、神上下互流的直观形态与启示形式。这便是丁方艺术所归属的那一类艺术的性质。这类艺术并非是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遗憾提供某些补偿性的点缀,而是要穿透灵魂,直接在心灵根底处树立起精神的皇座,使人通过这种艺术而感领到他所应信赖和皈依的事物。

它要通过痛苦的大美和牺牲的形象去提示着、警醒着、呼唤着人类灵魂重新回归它曾持有过的基本信赖，重新更坚实地持有——如果说它曾经持有过的话——对宇宙永恒精神的终极关切，对自身责任、道义、生命所承领着的圣光和所聆听着的神言的信仰与认可。正是这种使人的灵魂重新确定某种基本信赖的艺术，才是精神艺术。或许，它尚未在艺术的品类学术语中被明确地界定，但它却超越了任何类型学的、流派性的、艺术史的界定原则，因为它根本性地属于一种灵魂性的分类范畴。无论在人类的远古艺术中或是在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艺术中：无论在音乐、诗歌或美术、建筑、雕塑及各种视听语言艺术中，精神艺术都可以存在、曾经存在或将要存在着。尽管在进入现时代以来，精神艺术的失落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的艺术问题，但真正的精神性艺术——体现着基本信赖情愫的艺术精神仍然存在着，它仍作为人类文化生活的最终坚强支柱而矗立在世界上，而这个世界也正由于有了这种体现着基本信赖的艺术精神的支撑才成为富于意义与价值的生命世界。

所以，“精神就是艺术家”这一说法在此有着双重意义：精神本身在一种表面的默默无语中将自身展现为艺术，于是，它成为宇宙普遍存在的真义与神圣之音的传达者和守护者；反过来，精神艺术又提醒着一种精神，把人的内在灵魂通过特有形式而重新领回到精神的皇座跟前，重新引接到唯一可滋润它的源泉中去，重新纳入到天、地、人、神的四维结构中去，重新树立起生存的基本信念和对永恒奥秘的依赖。这就是精神艺术的真义所在。

统观人类文化史，精神艺术——这一直觉的、肉身化的、为阳光所贯透起来的美的形式，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地域文化历史中都曾或多或少地闪耀过。特别是在西方的基督教艺术、古典艺术、文艺复兴艺术直至现代一些大师们的艺术中，曾经那般辉煌地展现过，这实在是一桩奇迹。精神艺术之所以不是单纯的“精神”，其最根本处在于它本身就是美！这是怎样一种在音、色、形的血液燃烧

中的、为灵魂直接把握、触摸、抚擦和拥抱的感性化、肉身化存在！精神本身即是“艺术”，便使得精神成为可以被生灵直接听到、看到、感领到和体察到的精神。从人类的普遍生存状况来看，精神所唤起的基本信赖或由基本信赖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长期以来往往被一种宇宙的建构论，为一种理性的形而上学所笼罩。如此，精神性的东西在人类生活中竟被一些游离于人类灵魂之外的概念形式所覆盖。这里，并非是要把那种普遍的理性的精神力量视为远离精神的，而是要指出，若把精神单向度地归属于一个超感性、超肉身、超越于听和看之外的、由理性形而上学所建造的本体世界，那么就有丢失精神本身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潜在的危险情况下，精神艺术的出场方才弥补了单向度的精神所具有的内在缺憾。精神艺术将精神与形象径直结合起来，把血肉之躯的大地皇座与高高在上的精神品性结合起来。所以，精神艺术就是一种精神可感性和荣耀之美。从这个维度去重新理解、审视基督教艺术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神，十八、十九世纪德意志的悲剧精神以及俄罗斯大地的受难精神，便为我们把握和贯透精神艺术的本真意义给出了坐标。

三、精神艺术的肉身性

所谓精神艺术的肉身性——可视性、可听性和可感性，有别于一般意义的自然的眼、耳、手所直接给出的感觉性和把握性，因为，我们所说的精神艺术的肉身，在此已有了一种逆转的意义。由人的本然感官所把握到的声音、色彩、形象等，太多程度地与人赤裸的本然欲望相关（至多只能达到一般的感性美）。人们进行艺术观赏的感性基础，尤其是现时代中的人们所听和所见的形象世界，往往是一个赤裸裸的感性世界，因而这个世界中的艺术也以赤裸裸的感性艺术为主，它与我们所说的精神艺术及精神艺术的肉身性有着本质差异。精神艺术是在神圣精神中展现出来的可视可听的血

肉之躯，是为精神之光所朗照着的生动肉身，因此对于这种神圣感性的直觉观照与承纳，需要内在的精神之眼和精神之耳，它如同贝多芬在失聪后所听到的神圣旋律与乐音。在一般人看来，这是盲目的、昏聩的、毫无意义的，但对于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只有洞开了精神内在之眼方才能瞻瞩到这个唯有真正的艺术家与感领者方能驻足的王国。他们看见的是别人看不见的光色，听到的是旁人听不到的乐音，感触到的是别人无法感受到的肉身形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是感性的精神性肉身艺术的典范之一。那些高高耸立的令人为之震撼的精神雕塑——大教堂与圣像，那些荡漾于教堂深邃穹顶下的提携灵魂的圣乐，那些描绘人子与使徒事迹的连续性画面，那些与耶稣受难、复活达成神秘契合的具有丰富感性的场景，诚如巴尔塔萨所说，“完全是一种美的、荣耀着的感性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对精神感性化的表达，对人的主体力量的展现，对人的内在生命要求与永恒力量契合的向往，在达·芬奇、拉斐尔的绘画中，在多那太罗、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中，在帕勒斯特里纳、加布里埃利的音乐中，在但丁的诗作中得到了十分宏伟的展呈。文艺复兴与中世纪艺术之不同在于后者完全是一种灵性的肉身化艺术，而前者则更多地强调人的主体力量的显示。但是，这种主体力量仍表现为对神圣的精神之光的承领与认可。在18、19世纪的德意志精神中，我们能清晰地感触到神性真理之肉身化的全面而丰富的展开，它以一种威武雄壮的悲剧形态托显出神圣真理的力量。在19世纪俄罗斯受难文化直至20世纪以来的诗歌、音乐、绘画、建筑中仍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感性之展现。只是相对说来，20世纪艺术的精神已不同于以往的精神，后者那种有根的精神涌动——人的主体力量与神的意志的终极统一，已被一种无根的灵魂追寻——对失去了的圣言和传道之声、对失去了的美的视听形象家园的追寻，以及由这一追寻而产生的苦痛、惆怅、怀念、渴望等等所代替。凡在人类文化艺术的伟大

时期,精神都呈现为圣言的肉身化、真理的感性化,并昭示出精神艺术是艺术化了的精神。它比逻辑的力量、概念的知性、理念的形式更能唤起人对宇宙的灵魂性追寻与关切,对自身责任的承担,对受难乃至牺牲的认可和接受。

以上的分析使我们大致廓清了何谓精神艺术,这为我们解读丁方艺术打开了大门。丁方作为一个东方人,他的艺术在现时代所呈现的和将要呈现的那么一种既普遍而又独特的精神趋向,只有通过一只来自精神艺术之手的引领,才可能使我们进入精神艺术王国那广阔的流动之中。

第二章 有根性的精神涌动与 无根性的灵魂追寻

进入丁方艺术的画语世界,我们便可看到一个基本的精神意象,即在丁方艺术中呈现着双重交织的两条精神运动轨迹——有根性的精神涌动与无根性的灵魂追寻。这是一个内部积蓄着巨大对抗性张力,同时又蕴涵着力图弥平这一冲突的可能性的精神图象。这一图象构成了丁方艺术的鲜明特征。

一、有根性的精神涌动

在丁方艺术中有一种从伟大的古典传统精神渊源中涌现出来的脉动,正是这一使丁方全身心沉浸、凝聚、投入于中的古典的精神涌动,构成了丁方画面语汇的基本精神情愫,它直接来源于丁方对古典传统刻骨铭心的敞开和投入。要把握丁方艺术中那种深厚扎实并具有无穷底蕴的精神情愫,就有必要回到对古典精神的理解之中。统观西方文化的精神艺术史,从古希腊的审美艺术,犹太—基督教的圣经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艺术,直至十九、二十

世纪德意志和俄罗斯文化所展现的精神艺术,我们发现,它们最基本的特征便是有根性的精神涌动——即具有一种内在恒长之源泉的精神涌动。古典精神,特别是在基督圣经语汇中,以及由它所联接、所展现的古希腊视觉美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主体化之双向展开,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母体精神根源的丰满流溢,如此才构成了古典艺术那纯正的、雄厚的、荣耀的、永不停息滚滚喷涌而来的精神特征。然而,这一精神之根并非是放在那里的形象之“根”,而是涌动着的、精神、灵魂、生命、艺术之流,它贯通于天、地、人、神之中,贯穿于人的性灵肉身与理性心智之中,贯穿于宇宙一切的一切之中,就像鲜花绽开、泉水喷涌般的无穷无尽地向上涌现。这种因无比饱满丰厚而不得不流溢出来的精神现象和肉体灵魂就是“美”,就是“精神性艺术”的内涵美质。

这一精神性艺术由于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技巧的处理方式,而使其表现为由一代代大师个体灵魂所铸造,自我的独特个性所冶炼的不同艺术形象。比如,圣经艺术时代由无数未名的先知、圣徒、神甫、工匠们一代代创作和积累所呈显的精神涌动,就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个体的饱满力量,自我的无限情感,充盈的向外扩张,对神圣的坚定认可所表现的精神涌动。此外,这两种各自不同的涌动方式和古希腊的纯净优美、端庄高贵的涌动方式又有着很大差别。至于歌德时代的文化艺术,其精神的涌动方式恰恰组合在人的主体性那里,在巴赫、贝多芬音乐的英雄主义情怀中,在《浮士德》所呈现的悲剧意识中,在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中,在浪漫派的诗歌中,都可以看到一种饱满的、刚劲有力的、威武雄壮的、呈现着历史过程性的精神涌动方式,它既不同于文艺复兴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为代表的涌动方式,也不同于圣经语汇中的先知和使徒——尤其在耶稣的受难复活中所呈现的涌动方式。统观西方古典精神艺术传统,以及由它所辐射开来的一系列精神艺术现象,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便是有根有源的精神涌动。而这精神涌动